

艺界观察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上,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当代舞《觉醒》、现代舞《抬头明亮,那时光》、民族民间舞《马铃儿摇响幸福歌》3部作品脱颖而出。

3部作品、3个舞种、3种题材,在同一届荷花奖赛事中以质取胜,以全国最多的获奖数量创下内蒙古在荷花奖历史上的新纪录。这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舞蹈从单一优势走向多元发展、从被动跟跑走向主动破局的转型标志。

从3台佳作探寻获奖本源

3部作品题材不同、形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源头——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用好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

《觉醒》取材于20世纪20年代一批蒙古族知识青年到北京,进入蒙藏学校学习的历史。作品扎根内蒙古的红色记忆,是近代中华民族寻求思想觉醒的缩影。该作品编导遵循简形重意的创作理念,围绕传递密信、吞下机密纸条等细节提炼肢体动作,同时结合蒙古族舞蹈肩背动律,在肢体蜷缩

与舒展的变化中表现当时人们从麻木到觉醒的思想蜕变。此外,作品打破道具使用的固有套路,用一块木板的三重象征意义——走向希望的门、束缚人心的牢笼、凝聚信仰的丰碑,在舞者和道具的互动中具象呈现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作品舍弃冗余编排,深挖人物内心,用简约的舞台表达实现红色题材创新,为内蒙古实现荷花奖当代舞奖项“零”的突破。

《抬头明亮,那时光》以李白的《静夜思》为创作内核,没有身着古装,没有复刻古风,而是依靠现代舞肢体演绎诠释古诗里的乡愁意境。舞者借抬手、俯身等动作,层层铺展望月怀乡

从“一枝独秀”到“三花齐放”——

内蒙古舞蹈凭什么行

郭燕杰



《马铃儿摇响幸福歌》剧照 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供图

的细腻心绪。当下,不乏现代舞作品沉溺私人化情绪表达,或堆砌晦涩哲思。《抬头明亮,那时光》另辟蹊径,从家喻户晓的唐诗里捕捉古今共通的情感。这一立足传统文化、孵化现代创作的思路,让作品脱颖而出,填补了内蒙古现代舞在荷花奖的空白。

《马铃儿摇响幸福歌》直面民族民间舞创作中长期存在的

两大弊病,并给出了富有启发的解法。为避免“有元素无生活”,该作品编导深入牧区采风,将实地见闻自然地转化为核心舞蹈动作;为避免“有形式无情感”,作品融入了蒙古族民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乌审走马竞技两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以独有的对侧步舞姿展现蒙古族舞蹈的形态之美,把“蒙古马精神”跳出了时代感。眼下,部分民族民间舞创作陷入炫技内卷、风格杂乱的困境。《马铃儿摇响幸福歌》回归草原生活原貌,用质朴真切幸福感打动评委,印证了在民族民间舞创作中,真诚比繁复技法更有力量。

3部作品共同说明,内蒙古舞蹈创作者没有把目光局限在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风格,而是自觉地将创作置于中华文明的坐标系中,从红色文化、古典诗词、非遗项目中汲取养分,让内蒙古舞蹈作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

多维发展,沉淀本土创作经验

长久以来,提起内蒙古舞蹈,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顶碗舞、筷子舞、马舞等传统蒙古族舞蹈。本届荷花奖三项大奖花落内蒙古,直观体现

了内蒙古舞蹈创作正迈入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一是舞种层面实现多点开花,当代舞、现代舞、民族民间舞同步斩获国家级奖项,不再单一依赖民族民间舞;二是内容取材视野持续拓宽,红色历史、古典文学、非遗项目三类创作方向同步落地,展示了内蒙古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三是创作主体形成多层次布局,《觉醒》出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抬头明亮,那时光》由内蒙古艺术学院打造,《马铃儿摇响幸福歌》来自伊金霍洛旗基层乌兰牧骑,专业院团、艺术院校、基层文艺队伍构建起分层培育的本土创作梯队。

这套多元发展路径,靠的是深入采风、扎根文脉、打破固有审美边界、补齐现当代舞短板、立足共通情感创作的实践逻辑。内蒙古舞蹈创作者既守住本土文化根基,又主动学习现当代舞蹈的创作手法,丰富了内蒙古舞蹈的创作版图。

逐奖路上,内蒙古舞蹈摸索出了一套可借鉴的创作经验。

优质创作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深扎基层。《觉醒》的创作缘起于主创团队参观多松年烈士故居,《马铃儿摇响幸福歌》编导坦言这支舞蹈诞生在草原牧区而非排练厅。可见,实地走访、扎根群众是主创酝酿作品的重要来源。

正视创作短板,主动补齐现当代舞创作弱项。针对现当代舞这一内蒙古舞蹈的薄弱项,《觉醒》《抬头明亮,那时光》凭借系统训练与对外合作实现突破。内蒙古艺术剧院依托春季集训提升演员现代舞表现能力,内蒙古艺术学院则联动中央戏剧学院,互通创作资源。这表明,跳出固有创作舒适区,主动补齐短板,是内蒙古舞蹈快速进阶的重要动力。

立足当下审美,激活传统文化,拒绝原样复刻。3部作品遵循同一个创作逻辑,即抓住文化内核,适配肢体语言,打通古今情感。无论是红色历史、古典诗词还是非遗项目,都没有被当作“博物馆里的展品”来对待,而是被赋予了现代的、被广泛感知的情感价值。这正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舞蹈领域的具体实践。

此次内蒙古在荷花奖“三花齐放”,精准回答了民族地区艺术团如何避免风格固化、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的舞蹈语言、如何让乌兰牧骑的红色基因与现代审美有机结合等一系列共性问题。循着当下的多元创作方向,内蒙古舞蹈未来还会诞生更多动人的佳作。

(作者系内蒙古舞蹈家协会特约评论员)



《抬头明亮,那时光》剧照

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供图



《觉醒》剧照 内蒙古舞蹈家协会供图

“高举镰刀锤头的旗,工农有武装;保存革命的火种,是毛委员带领我们上井冈。”
——张永清(歌剧《摇篮》人物)

歌剧《摇篮》唱响革命岁月赤诚情怀

本报记者 胡芳

日前,由中国音乐学院、江西吉安市委宣传部、江西文演集团联合出品的原创歌剧《摇篮》于国家大剧院完成首轮演出。该剧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背景进行艺术再创作,以党代表张永清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串联平定叛乱、黄洋界保卫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情节。

《摇篮》由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指挥家李心草担纲总策划、艺术总监与指挥,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副主任、作曲系教授胡廷江作曲,一级编剧赵大鸣执笔编剧,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陈蔚担任导演,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主任、艺术总监樊小敏担任制作人。

创作过程中,李心草坚持“人声就是最好的乐器,剧场就是最好的音响”的创作理念,在作曲配器、舞美设计、舞台调度等方面采用无扩声的演出形式,探索符合国际行业通用标准又兼具中国民族声乐特色的舞台呈现范式,为中国歌剧走向国际打造可复制、可参考的传播样本。演员声乐功底扎实,仅凭人声直抵人心,真切还原革命岁月的赤诚质感。

在音乐方面,该剧力求实现民族性与交响性的有机融合。胡廷江将江西民歌的地域元素与歌剧的交响性巧妙结合,既保留江西民谣独有的乡土气息,又兼具交响的厚重感与层次感。整场演出既有抒情婉转的小调,诉说军民鱼水情的温婉;也有激昂厚重的乐章,彰显革命战士的坚定信念。终曲《摇篮井冈》以全体演员大合唱的形式演绎,唱腔沉稳坚韧、肃穆大气,直抵人心。

该剧的舞台设计融舞美、光影、造型于一体,恢宏开阔的格局结合写意留白的现代手法,以极简的舞台语言勾勒井冈山苍茫与革命岁月的厚重,为故事的展开搭建了富有张力的舞台。层次错落、线条硬朗的几何化山体立体结构复刻了革命根据地的壮阔地貌,又以艺术化的抽象表达升华红色精神意象。全剧光影与音乐相融共生、相辅相成,光影韵律与乐曲节奏浑然契合,既勾勒井冈山风貌,烘托战场

交锋场景,又映衬人物命运起伏。

该剧导演陈蔚用扎实的戏剧架构与饱满的剧情内容,刻画了革命队伍里的思想交锋与信念坚守,鲜活塑造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物的形象,生动展现出军民同心共赴危难、不惧牺牲的革命情怀。

剧中,张永清领唱的《奔袭向胜利》尽显战场激战的紧张态势;竹子与杨有田的对唱《小报纸 大用场》轻松活跃,以青年视角展现革命信仰与纯粹情谊;杨妈妈的咏叹调《有盐同咸》,以温润婉转的唱腔生动诠释了井冈山“军民一家亲”的内涵;袁崇武与徐副营的二重唱《穷山沟里太窝囊》,以丰满的戏剧冲突塑造鲜活的立体角色。

此次首演收获了业内专家与广大观众的好评,认为该剧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与戏曲元素融合得当,实现了人声与乐队的平衡;舞台布景与人物造型浑然一体,既有厚重的年代质感,又兼具现代审美,鲜活诠释了井冈山精神。



歌剧《摇篮》剧照 演出方供图

一句话一部剧

“我好像不像小时候那样突然回头找他(爷爷)了。”
——孙子(独角戏《一块钱》人物)

“一块钱”的故事,还能打动多少人

本报记者 丁贵梓

两年前的某一天,浙江传媒学院学生张鑫霖偶然间与同学姜述严聊起自己和爷爷的故事。两个年轻人发现,一块钱的零花钱、电动自行车后座的微风……那些关于祖辈的记忆竟如此相似。“不如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吧!”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在学校话剧团里相识,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对戏剧创作满怀热情。张鑫霖爱演戏,想当演员,姜述严爱写故事,想当导演。就这样,由两个年轻人与祖辈的情感记忆凝结而成的独角戏《一块钱》在校园诞生了。

剧中,爷爷每天给小孙子一块钱,骑车接他放学。随着时间推移,“一块钱”的含义不断变化,与成长、衰老和离别交织在一起……2025年,《一块钱》在乌镇戏剧节亮相,用仅30分钟的表演,高票斩获观众喜爱度榜首,并获青年竞演单元特别关注奖。今年6月,《一块钱》来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青年创作者特设的“华人新声”舞台,在专业平台的帮助下完成了70分钟新版本的孵化与商演。

“首演门票售罄,这是第一次!”姜述严难掩兴奋地说。校园作品要想走向专业舞台并被更多观众看到,绝非易事。创作初期,两位戏剧新人从未经手过商业剧目制作,项目立项、剧场对接、宣传文案、票房运营,一切都是陌生的。姜述严说:“这其中有很多具体流程需要落地,如果没有专业平台对青年创作者的支持,仅靠我们自己是很难实现的。”

在70分钟版本中,姜述严加入了孙子经历青春期等现实情节,让故事更加丰满。张鑫霖则调整了表演节奏,用技巧平衡整场演出的状态。原本简易的舞台装置也有了改变,新增的地面日历符号成为辅助场景切换的视觉元素。舞台上下、故事内外,一切都在继续成长。

“我好像不像小时候那样突然回头找他(爷爷)了。”这是剧情进行过半时张鑫霖的台词,也是让众多观众落泪的一句台词。张鑫霖在剧中分饰孙子和爷爷两角,他说:“孙子在和爷爷闹别扭后,回头望了一眼,说出这句台词。每次演到这里我



独角戏《一块钱》剧照 演出方供图

都会想,我是什么时候走得太快了,以至于忘了回头看看,其实一直有人在那儿等我。”

“它能当场征服观众,这种能量是看电视或电影时无法直接感受的。”一提起舞台,张鑫霖想到的是:上场后,灯光打在脸上那种炽热的感觉;谢幕后,大家一起热泪盈眶地对着聚光灯。同一时空下,姜述严则站在控台工作,他说:“在那里,我能听到观众们抽纸和哭泣的声音,那一刻很有成就感。”

两个戏剧新人虽还没有掌握程式化的功法,却已领悟了戏剧创作的一大真谛——用能打动自己的故事去打动观众。他们说,刚开始创作只是为了讲属于自己的故事,没想到能让观众产生这么大的共鸣,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块钱》逐渐走向更宽广的舞台,给更多观众带去感动;一部青年戏剧作品由试验走向成熟,也鼓励着更多青年戏剧人潜心创作。